

盤洲文集

十四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寔游於深水闖雙目之如漆體潔
白其無比絕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
十百唯銖兩而已矣日季應乘秋波之月明浮扁舟
以半醉簇銀絲於金盃曾不聞於用爾子陵當春瀨
之濤澄垂長竿以香餌停巨鼠以登來爾不聞於一
至既不足以上嚴公之釣又不足以適張子之味唯

醞醜之是曰漸亭之奔我聞其鳴其身大

乎千里又聞之鯨吞長舟赴彼何為而若

斯爾何為而信天賦之姜知人才之亦爾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為可惡其類至之聲扇朋
來之弱羽方炎書火熱而止馭汗浹體其
漿流颯清風之颺日南燕少逃於烈暑
汝於此時迺縱黨或撲面以或聾或循肱而集股
扇屢拂以復來睫必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
公之可遇此庫狄伏運所以杖扣閤人使無得暫入



於庭戶者也又若疥癩始生瘡痍見苦纔流漬以未
乾正疔癩之小愈汝於此時群來莫禦俱逐臭以尋
腥爭穿裳而入袴吮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互徒
手倦於驅除終無繇而得去此三思所以拔三尺之
利鋒髮衝冠而震怒者也彼今節制任期正鼎來於
親故窮水陸之奇列果有共脩補染指方嘗張頤
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午或沉溺於帝觴或循環於
匕箸致嘉宴之嫌委不顧咸夫色以較食
豈玉山之可仆也所以力揮訝其來
之何遽者也至於器皿作酒向防守之不

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召侶投隙以尋
香竊羶芬而為蠹繞旋踵以踰時已孽生之無數既
醜類之滿盈致所藏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齒而
疾憎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至變亂黑白恣為點汗
無異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其疾妬排根燕公
鑄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真延齡於省禁有如漢室
之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于駒支所以辨晉國
之責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
實巨汝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為營營欲何之以取嫉
貽憎於率普我聞周公翊贊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

烝黎於安堵設官屬以成書垂後王之儀矩射鳥張
庭氏之弓除蟲擊蠹涿之鼓或掌覆天或職熏蠹雖
蛙鼃之聒人亦洒灰而不怒何於汝而獨遺豈眇末
而不數寧分職之有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少
不汝弃嗚呼若鳳鳥之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
以不來且千齡而莫睹惟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
聚信端士之間生嗟士人之蹇路惟屈拍於秋來鼓
西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飄零於何處

書架銘

朝而出宿窠端退于室傳書柱不有緗帙孰起裝懷
之疾

書板銘

孰圓非規孰方非矩木從繩匠可斧意元生方會楷
楮嬾然來方累三五孰能使鶴北行而鴻布有典
則兮我作古君了檢身去視茲度

王君所居三銘

愚軒

山鳥可移我志不輟佛鳥可為我禪不滅用智蠹心
巧不如拙

癡室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軒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庵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文庵而越超

龍興寺鍾銘

大雲龍興古招提鍾聲非考歲屢移移雲門九世守日師縱史檀越歡喜隨昂氏靴金修會宜六時警發聲法槌大地震動人天知剎輪息苦力山隨切德無邊不思議紹興作志癸酉支青牛欄度帝乘離顯允方叔護法時

張興

徐彥立石銘

嗑息者鹿鹿踵息者神之谷有人焉妙乎吐納而託諸可絃之木籟遠則韻林流長則源沫幽幽而悄悄是之謂不窮之音

李宜仲見見堂銘

見乎小而不見乎大見乎外而不見乎內彼以為明我以為晦孰外此堂不求其解

潛玉亭銘

邨石山在荆門之右百步泉發其麓南北異派相傳其南出玉其北出珠故李衛公詩去明璣難祕彩美

王詎潛珍介泉有茅亭風侵日漏胡牀不可設因為
更張題以新榜荆山蓋結綠所產下氏抱玉巖又在
畱內則山之有玉較然著明矣崇寧年巨蚌夜遊於
北泉光彩四燭獨有泉能潛珍不露也銘曰

玩西麓之甘泉隨津率之寒岩分觸石以噴珠非纖
微之點滴湛兮清而莫滓無龜魚與蝦蛭闕朝昏之
鑿在神龍幡而典澤行百里以成川畝一鍾而宜稷
舉青嶂於中天以英瑤為山骨寧瞭然以求沾不願
為夫環玦意抱璞而深潛懼獻者之遭刑彼下子其
太愚不如葵之有智苟博識之持馳曷不懷寶而逝

美興

三白粥以見珍抑借其滅趾信哉忍山之靈請埋
光而鑿采長借滿本泉源惠我民於億載

寫真自贊

智不智愚不愚自見其體而以之臞人可
以模中之腴里可之非夫則非
吾徒

龍興寺山師為方廣州寫真求之贊

魁然其容充然其中不形喜惟桐廬方公青油客
散牘去其按坐維摩床念珠一串以善鑄凶昔盜今
農雖使千佛出世所以化人則同

報庵十六尊者偈

紹興丙子閏十月癸亥孤洪某等爲先公尚書作十
六尊者相稽首說偈

我等痛貫心師命諸尊者願以大利益作我罔極報

弃猫文

洪子適武林館黃氏並旅屏燭未頃群鼠縱橫厥聲
萬狀及旦乃止主人有猫而不能捕因爲文以弃之
天賦群物兮介毛鱗翼入功字養之資其有益若馬
可以馳驅若牛可以墾殖大有裨盜之功鷄有鳴晨
德鴿之傳書鷹之擊擊凡若此者故所以居人居

而食人食彼鳥鼠無所施其勞是以供人之息爰惟
效猫焉捕鼠爲職然則詳于温涼寒或登于寢席魚
肉膏梁飲充其臍心以逆養自其多鼠乘夜伺昏群
遊類聚方切切以穿墻俄累累而階戶騰踐烟裊反
覆器具或齧我衣或食我木齧我木此縱橫堂與余
欲投而忌器余欲射而無弩撫凡之不能畏揮杖之
不能去聲將謂主人有元某氏之風故使惡物得以
集其群侶因熟寢以終宵恣微蟲之旁午旦召主人
歷誣其故主人告余有猫四五飼養弥年孱不能捕
余謂主人來吾語汝汝豈不見夫國家之設官乎寵

以高位畀以厚祿相圖治於朝端將折衝於邊服外
臺澄案於列城守令撫柔於萌俗負辭藻者躋翰墨
之選厲威禁者列彈劾之屬善心計則司貨財冠柱
後則尸刑獄凡厥庶僚各危其局一有曠瘵旋跬屏
逐人尚如然況於微畜胡為汝猶乃蒙含育彼既不
能咋喉而使之跡絕又不能遊堂而使之安穴猶乞
食以求餐茲張頤而伸舌非罷懦之弗堪殆尸素而
饕餮今汝雖無全交至無全器以穿之為常必益肉
為易致陰類之公行且汝備之獲戾曷不投遠地而
迎善捕者代之則將殺氣如立而庶幾安枕卧矣主

人曰准

竹奴文

洪子以畏日虐畫几案如爐乃下竹榻直庭之隅設
蘄簟與筠枕將追暑於頰中卧說文以不寐汗如漿
而浹膚揮圓箒以腕脫咀壘冰在口吐榻况簟之三
子俄趨進以來俱同辭而三曰走之臯祖宅于渭墟
有地千畝富埒侯相釣月也海後英主而赴風雲
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高蹈天衢逮後來
之孫稚遂枝分而派居走家寒而族冷無紹介之吹
嘘顧以涼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造夫臺輿今

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走等烏敢緘舉類之口而不
告君以良圖走族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形狀魁
梧僅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
章鄙言之非諛洪子曰俞吾方思之已遣長鬚三子
方退而竹氏至于洪子曰來竹氏汝以斧斤成質遇
熱見湏凭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鵠巢之德采蘋之
職曷爲而受夫人之乎人一再訖以重誣汝輒披
襟於汝安乎夫金烟者清也一鑿而疏徹侯之爵毛
穎以翰墨之勲而授中書一洗汝非有功有德可與
二君子爲徒今黜汝之世祿而竊汝以竹奴蓋安名
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使若作以觖望遂銜寃歸憾
於吾所奴皇恐稽首曰進曰抑何言與妾又懼驚下
而負乘將乞骸以財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迪陋以鐫
愚雖不敏而竹得斯旨不虛敢矢言以懷怨甘
受屏奔之誅

戒蛇文

丁巳漆月夜未一鼓冰輪湛然翹青霄而上洪子步
影戶外聞有物叢草間其聲漸逼少駐而視則蛇也
余驚悸流汗趨避它徑蛇知人之既遠乃奮怒軒屈
齧噬草木而去既歸因以志之天產凶醜形軀不具

蛇韜其足虎削其羽夫胡然哉抑亦有故儻虎能飛
使蛇善步其害於人烏可縷數惟爾毒蛇屈脅曲脅
遂澤重山種泣品聚哀毒伺人巧噬已取荐食善良
甘飲膏府罄手斷脰傷足去股苟或不然工體糜腐
時及秋商其毒愈巨噬草咀柯涎流沫吐一觸死莖
尚成疾瘡門闔傾鄭臺游孽其見猶妖况或相遇
不幸與逢必就死所吾雖一用思備豫月夕欣明
披襟曳屨何期毒物潛窺廟向藉禍心乘我遵路
蹇臯伸舌欲肆其怒天不弔衷吾孽而惡厥毒不行
騰矯而去吾與汝蛇非有怨惡然不汝怪汝曷我妬

惟汝凶孽不可開諭豈蜂蠆之能侔信符然之不如
人聞汝名毛髮森舉汝之害物誠出天付吾今芟吾
之庭謹吾之戶不處暗室不近穢室與汝殊途不見
恐怖我毋爾虞爾毋懼我雖多矣矣所措夫毛
鱗害人侯鯀侯虎或漕斤於鱗公或誅於周處鳥
有鳩毒海南所賦雖銜毒以水以收自膏於斤斧豈
造物之有私獨於蛇而容恕胡不聞叔敖殲汝而為
一國相高帝斬汝而為萬乘一知天道之疾惡欲世
人之去汝吾以空拳不能汝禦後有挾刃樵青執柯
老圃與汝相接謹無與忤彼肱一揮汝必僵仆汝能

戒之人孰汝願汝或不悛人必汝捕汝血霑襟汝身
爲脯嗚呼哀哉毋忽斯語

勸農文二首

今天子受命中興親民如子欲使躋富庶之域郡守
勸農於春郊遵詔旨惟我南海之民或以商販而
廢農或以盜掠而廢農其從事疇者又苟且鹵莽
故耕耜不以時荒蕪不加闢繼自今其子嚴父詔弟
奉兄約各塵身力田以受西成之獲使風移強悍賣
刀劍服畎畝則嶺南之俗內郡齒不亦休哉
古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豈不提封千里而可以

滅裂糴事也之人既性偷墮而南海務末者尤
衆故盈城負郭皆仰食方郡烏可恃以爲常耶每
歲仲春郡守奉出郊勸氓延接父老犒以酒
肉蓋欲不變浮興起農功以稱天子道民之意其
更相告語勤四體以盡地力妨荒爲膏沃則千箱
之獲可以望也

記夢

丁酉七月二十四夜夢至一蕭寺羽人環坐其一高
吟六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
不知予應聲答以一篇去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

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鮮粧掃除
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心弗在賴有清風與明月肯
來相伴一爐香茗飲清話須臾而散

盤洲文集卷之二十九



盤洲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十八



分繡閣記

浙河以東曾岡峭岑盤深複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為天台郡郡踐山作郭而餘楚及屹立之廢不可廬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中始有以負外置者僑宇城之隅距黃堂七百步而贏其職業之商讖僚類之謂請吏抱文書使屬囂之隘蹊間舉不以為便迺徙幕曹之舍為今所居與一頁相東西焉

三

然規恢下窄崇隙埃壘無復高明顯爽之觀獨東偏有地斗大叢榛之甃蚓虺所潛前公憇之指為弃壤則憐刺輦治培基建閣以共四日課研閱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衛袤二畝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群山縈環垂光獻狀分繡名推去冗牘登臨領略則巖姿之西峙煙之隱自之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亦思恢之月樂此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閱日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萍藻則又為舞漪之亭或曰人在天淵間以百年為頃更況官游弗常席甫煖而趣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茲

閻為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為寄則澡濯出期與前英聯橫能無以一官為不久則黽勉盡意必有以美其政予予少質下若乘鴈雙鳧雖去來正於邦人然吾身朝夕于斯抑欲自適其適耳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天台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許簡少翰調有常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人曾授政絕贅冗者中興以來黻纓之士一率三四輩負外置者無郡邑不有紹興一年早北治中凡五易而某至被命遲期者後復則負之設將踐武不廢

卷之三十一

二

定

迺哀粹名氏官秩去來命有盛而保之言曰昔昌黎韓公嘗謂丞貳令位傷而據之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復端九馬曹上簿尉之不苦亦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中萎務事民戚休負殘放手漫不孰何曰守職也吾何下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標石權市威下相高予猶崖異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位負其官不可越其位又不可然則柰何曰能使官不負位不越清其心以求其平視若令唯謹外是而議夫何知之有

耕獲齋記

毗陵王德強宅於賈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穫齋作書抵予為之記予曰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鐘鼎食曰歌夕飲目耽乎錦繡耳習乎絲竹鷹捕基肆一瞬百萬菽麥且未之辨况知稼穡艱難哉或謂耕文獲之旨又何足以誇之子以儒之業而視曠之野火耘水耨鉏耨錢鍾之勞固然矣子尚美言雖然百畝之田一夫荒之及反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賜之私也繇其力之不力爾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有禹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為弊藻則渾雄道麗體駁無近不類天冠地履者亦問學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舒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王祀之上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虔州重建教場廳記

國家立天子之學教即周師氏漢博士唐之學之職所以化民成俗傳道受業者也然或以官令吏責所不加嗜閑狃媮漫弗崇省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郡邑從事椽鷄三疇率治冠理芻奔伺太守賓舍

守出黃堂上謁者導之進乃僂而趨前屏氣危坐以
其職次起白請守借之之辭則舒舒自賀否則背芒
股并且受譙問惟杜後杜家杜間一造詣坐上
坐衆皆並麻羅後杜各杜其
局弄刀筆了錢穀獄訟之事林林綜綜終酉不休教
授乃對語上決用孔之道稽洽勿商文章凡聖至俗
猥一不我濁禮之優職之清如此故咨擇不吏部
歸宰相慶在江西為一都會杜學浪於兵閱數
年始古像先聖孔師而所之齋房以列而校僑處
生師風馬不授龍人之共羞則連杜占位岸聲序

聖朝

定

音不絕如絲亦嘉薛君至夜然念之二三其從
兄也一日召下應材作崇閣以閣寒遂其餘為
解於學之方門牆言言曰聽白張不謂不君乃啓
便戶日抵學室合昇社敵不殆益奮朝廷之再命
使留其秋郡首上二十有二人隸學者居計九邦人
譁言薛先生誘致效如醫起疾如一休各各少
長相勵願為薛門弟子君既久於官秀民長才益孚
其教酌道迪德風變習俗遂之者又將輩出異時名
章責為多士之地者實基薛君

藝寮記

子洪子囚故山紮年葺一室地不文闕自先秦古書
蠹史貝編釋官之叢說騷人之筆語匪然甲乙整籤
緇帙味之有餘樂間則故几焚香手揮絲桐作文王
宣父之操移軫易調聲與心遠捲蹋躡屈而志翔雲
霞之上嘗勸而假寐有羽人過我而問曰聞子久蟄
一室良苦子何蟄之說乎馮翊子真燕蟄于社蛇龜
之屬蟄于冬也鳳凰蟄于春也爵蟄于昏龍蟄于神麒麟
鳳凰蟄于也合浦之珠蟄于吏之貪夏蟄
者秋而實也蟄者治則見貪而蟄
者廉則出在天旱日旱而蟄雪遇暑而蟄雨以

蟄洲之三十一

子

虹蟄露以霜蟄雷電與蛇龜之屬也不蟄也
有光者愈赫有聲者愈眩其於人也也伊尹以
耕蟄周末興呂望以漁蟄越已也高州蟄漢
儲定而四老蟄保足而二疎蟄也星動而子陵蟄三
徑荒而淵明蟄使中商生成也時其法也矣淵雲
生漢高之時其也而也觀其利蟄矣王
魏生于天寶其也故六王畢而儀素蟄其辯王
關閉而臧宮也漁陽湖而太真蟄其色同
光蝕而新磨蟄其技蓋雷不蟄則災龍不蟄則醢文
士不蟄于西京之初則溺其冠利口不蟄于正觀諫

舌不蟄于天寶則戮予曰僊之言蟄大矣僕冒憲拓
落不能共億其嬾息啼號飢凍之聲闕如也同時朋
儕耀華簪峨高軒袞袞于榮涂故姻連宗屬亦嫻味
相蔑僕於是退而潛焉蟄吾耳則啼號之聲不接蟄
吾心則嫻矣邪愉之事不競蟄吾目則簪之華軒之
高不覲也羽人豎噓于洪子遂藉紹興庚申記

息菴記

蟄寮居士觀類真陽州小而鄙無一略可人意聞浮
屠氏有希賜者流至其所尋祖其宗所傳整
整在曾抱嘗唱法之州之報因公潛于洗口矣故道

場之南古所字小清河之寺之文前三河迎折嘉
山群侍左石上露髮晚景未清法匠之為之躊躇移
時後一司丹下寺里一板有古一僧煩
面弊衣之羊林下即之為誰以希賜與之語如印所
聞曰吾結茅茨山形之焉異日寂滅又其塔焉名之
曰息可乎居士曰師欲息其身如槁木者耶抑欲息
其心如死灰者耶將消搖於曠草衣木食以息其生
耶抑端坐長往使門弟子鳩散梵印以息其死耶如
曰息身是身是幻如曰息心無心可息日月往來不
能持久何以息其生風至葉脫水靜漚散雖以遺體

飼飛走可也賜矍然起曰善哉庵後有石壁立吾將刻茲說居士曰菴可息也石可刻也菴可毀也石可賀也

漱汀軒記

彭門鄭茂老尉吉水得告逆婦見予於鄱陽夷谿有氣槩言緒緒可繹嘗曰吉水之俗嗜爭而易殺人縣郭東車航之湊凡四方近遠行商逃征於公率遵捷收覲夫搖心故穹林復今制為盜藪乃敢橫刃森挺與官軍角三而保以壞遂器於月時刑故朝家調尉叅用武人任於文業以葺歸之堂吾嗣掌之十月渠

吏受賕覺籍所居因止而予之開軒其旁顧江南下逢梗而聲風安浪夷洲北露鷗鳥鷺鷥潛泛相嬉方吏以牘退餘霞弄川如蔚錦續吾消杯獨引不覺徑醉漱流啻甘則輔重漉然以醒誦東臯子之記哦少陵之詩不知微官之在捶楚中也軒受名縣大夫與其二三僚過之酸豆齒齒物約勸羸一辭言曰君飲多不乱無灌將軍之罵阮步兵之放張長史之狂謂軒如此豈欲實醉尉耶是夜去縣百里賊舉民財燬其廬斫五人之脛去或聒耳以告茂老起而入若將私焉著鞞佩刀闖後闥上馬從弓劍之士十輩抵

劫處速炬得明其一二未死者呻轉煙塹間猶能手
其額曰官何來之速也遂口賊氏名盡得其根株窟
穴賊伺尉飲未逸且弗戒不意尉至悉倉忙就執主
人既久不出客訊之家人用茂老計給以醉謝客不
疑相壽皆極醉翼日尉賊詣縣具言狀令驚且喜曰
尉豈真醉也其後不自嶠南歸茂老觴予軒中酒三
行予勾徹主人命徹囚索水飲研其餘而書之以爲
漱汀軒記

知政橋記

聶都之山豫水出焉濫觴它山者又十餘派皆北東

入于章至蕪城西偏兩崖相束衝濤更甚茲爲南北
孔道熙寧間始造舟于河後五十有五年當建炎二
年高陽公以圖書遂直懷章作藩方時用兵居位者
逃乏興之罪它不暇給航敗板缺投步心惕公患之
呼工師慮材竹灰釘之屬費直百三十萬郡有船官
遂借木於場鬻朽贍用橋成今過者人輸一錢持以
二僧居半歲盡償所負耀德頌美有童謠言更二十
年水鋸雨蝕橋益腐折公又來理于此城之東偏南
貢水往來近遠之人日以數千計檣舩待者鱗如也
公曰是不籍無限而公擅津渡之入者乃筭其羨積

之名錢萬者二百復撤橋而易之為舟三十有四布板甚良掖以朱欄治鐵為瑣辦竹為纜極維繫之固其條脩七尋有半廣五之一為亭凡四橋之心曰卧虹其東岸曰利涉其西岸曰臨草左而雙清右合而名之曰知政之橋役鵠踴鯨與波上下人畜重輕如由康莊年穀以必不識寇賊冠蓋負販願出其塗壤壤乎憧憧乎未有稠於今者也是歲實紹興二十年公猥授簡予辭不獲命乃直書顛末而綴以詩詩曰章水揚揚並山北注滄溟建瓴風贊其怒連艦為梁胚胎智慮視漏勿傾淪胥豈能仁許公美必專之

盤州

九

王

前功不弃今又所汎汎文鷁隨波高低戢翼俛啄蝦魚驚疑月影在川虹對吸練悅霓裳水仙夜集惟昔盜起路為之棘裨販不旣雍閑轍跡惟昔行人臨流趨趨懼其一吐股飽江魚盜今以息橋今以固旁午如織一日幾重首持籌手不能措來牛去馬亦得安步繫公之心利必興心無川險砥道之平有如不信請視此橋揭成績附之童謠

通天巖

自英州西南行十五里至石角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山半有洞門八人雖半春晏溫皆挾纜不數

步即黑束緼難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
曰金剛神晶彩盪目如沙中星振杖陟嶮竒詭迭露
其平處可坐數十百人益深入石小破如盤盂見光
却出直東又二百步始大明雙竅穿豁垂蔓搖絲雲
在木葉間日影漏入亂石總總所謂通天巖也行前
復持火過群石外厩壤坦然循其石研然有穴下之
多龍田皆分滕眈如縮蛇盤蚪仰視如覆樓閣去人
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鼉鼓徒
杖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其旁一穴類管井不敢探
地出碎乳槎牙散亂如鐵滓曰龍矢踐之棘趾窮高

田有水一丘其下紫石壁有渠六春夏交雍沮不可
涉自水丘處竇其隘偃以往列戶如蜂房其頂結乳
如珠纓如流蘇如裂瓜如垂蓮如肺肝四壁如拋上
衣有紋摺疑于地者如神鬼形如幡幢如旌纛如帷
帳如筍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冰柱短
長小大不一有踴石博下銳上如壁遙視之如水即
之飲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輪藏石皆稜然巧非
追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燕逢火輒飛去其
幽鑿隱竇莫可窮測予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
而生是州官是州與遊子遷客曾無一言標榜之遂

使名不結人耳舌吁可歎哉同遊者毗陵邵林宗新安董謀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盤洲文集卷第三十

盤洲文三十

十一

王定



盤洲文集卷第三十一

詠九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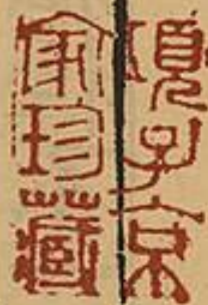
碧落洞記

自通天巖南行六七里有洞口碧落前後穹壁堵立
剗中如虹橋有澗水從南來西折直貫而東廣或倍
尋或數尋深不及仞觸石有聲如鳴環如奏琴多石
鱗魚斑斑然白黑成文群嬉若無人乳蓋殊狀垂光
紺瀾洗雲茹日山含餘滋之南一石高丈餘其巔有
蛻骨後人斲函以周之登其西崖可望兩崖中斷規
往不克水北地平夷可陳几席咸植杖而休焉是日

盤洲文三十一

芳祖

也氣淑風柔長松老榕分影入懷心由境清埃壙自
遠茗退抵上流書椀浮之今日得一字者酌一分衆
皆離坐蟠石接杯第飲數多者則雜然以笑雖事未
方古而歡亦自足洞口有蹲石具吻鼻曰蟾蜍惟肖
外有穴名雲華室燭而進可十許丈石中綻如戶隙
小竇在旁皆不可入昔有燔薪通天巖者煙自室中
出唐周夔謂之到難予以省親嗣歲再至則到殊不
難也桑榆收照俗駕請迴循澗東北行采甘菊香留
舌本返顧猿鳥樂不汝如涉澗穿叢蘆出松徑不一
舍到郡



城廣州記

域民必以郭郭作室必以墻藩三尺童子且知之不足乎列也莒恃陋而城惡不治浹辰失其三都春秋書城二十有九或妨農或踰制穀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孫叔敖築沂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君子躋之蓋天下之事宜為而不為則廢未可為而為之則弊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利桐廬方公以奎文之直摠戎南海明而怒威而不猛剗剔秕蠹日無通事圍杆屢空袍鼓沉聲郡有中城合東西而三其周十有九里自中興洗兵典邊者寢局弛柝弗以復隍游慮雉

堞圯剝不繼而登灌木盤根上侵睥睨仍遭颶颶閩閩頓仆重門夕不可閉越其闔若將壓焉主鑰吏無以孰何姦究衆迭請公猶靳未議紹興二十二年秋盜發章貢公既禡牙遣師曰城也時哉則增陴繕關躬行巡功鎡甲弓刀迺救迺礪盜果掃蟻穴南鄉闔我五嶺既攻大庾謀者知吾有備而官軍且至遂解圍宵遁公不以盜去徹警接規七邑屬役賦文科材訪工官出奇羨臧介無斂斤斲墜塗弗秩自勉以明年正月克成闔以枚數者五十四井幹烽櫓以楹計者二千四百三十有四木甃壯堅金革剛壽足以耐

悠永隴石渠谷以守之具靡闕山谷老穉始至近郊
遙望辟易色然曰豈山移蜃吐耶徐而察之則麗譙
曲敵一新于崇墉之顛也乃相與歌曰我有荆榛公
孽翦之我有茅茨公安堵之與梁旣成如蹠通連提
闕旣作舟遷其危凡此巨防屋垣持持儵觀厥成役
不我知父我母我懼公之歸抑又聞之熙寧年諫省
程公初築西郭外臺闕然不息至內閣孫公葺三城
於宣和中有言漕臣同其畫而時病其擾今是役也
畢而民驚之則材智方略瞻前豈不相萬某旣墨筆
記其事竊謂李勣鎮并賢於長城惟公文武備足折
遐衝於千里外雖不城可也然爲可爲於可爲之時
所以利後之人云

賦歸亭記

南海伯方公撫封之二年因扞城餘力葺亭于高墉
之上疊巘前陳澄瀛旁立煙闌雲舒境與心遠舊日
之曰居公以賦歸易之或問朱買臣衣繡而夸歸張
季鷹以尊鱸懷歸陶元亮不能折腰而言歸今公之
名亭者何曰買臣憔悴長安徵幸郡轂大喜過望直
欲駭邸吏驕故妻而已季鷹樵栖一王國擗事非其
賢故寓物解印綬去我自中都官三握使者節再

秩二千石連收二廣莫府尊嚴僚佐將士走階祀企
光塵豈斗米而羈官者視朱子五十當貴纔丘垤耳
蓋人方以筆橐期公而公謙不自蒲非逐逐然務祿
者絲飾餘閒登臨徙倚北望中州有征夫前路之問
想客星之釣臺記詩翁之舊隱躍然動歸歎于中公
之心則然也唐鄭權以秋官常伯抗節斯鎮朝士賦
詩祖之韻必以來字韓子序之曰欲其成政而來歸
疾也某之意云爾客曰然遂以書于口

師吳堂記

領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闍婆

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
離之屬萬不能名尚不能計其俗逐錐刀顧利而背
義其地去中州最遠毀譽之實或不上聞彈冠者玩
物奪志素絲之聲損焉自飲泉石門丕變遐習表然
與夷齊爭光千載仰之如秋月冰壺間其風靡不以
四知自飭若宋廣平盧奐李朝隱之倫咸有淳則皆
塵其後矣先時廣人粥物于官率不得讎紹興辛未
桐廬方公以鷺序之舊自桂林移節來鎮班錄之初
以尺板揭免行之令約官屬投適市者於是斂手無
犯公私不二價罷閱貨之賄償槁梅不以粵裝遺子

孫類皆方駕前躅政成多間略舊址作新堂不取遊
觀為名而以吳公為師可謂知所勸矣夫弁者必師
秋射者必師羿治蒲必師子路治潁川必師韓延壽
使治廣而曰吾以子路延壽為師則過矣雖吳無尊
主興邦之業見諸立朝然厲操律貪在廣無出其右
亦猶佩韋弦者各採其失非若齊人知管晏而已前
史載治廣者必褒其清匪以循良明允之政為可略
蓋清于廣為難也堂為屋五楹下臨方池夫容霍靡
間見竝葺其西有亭曰緩帶有齋曰舫其南有亭曰
瑞蓮其材得諸繕堞之餘其役則黥其工則傭其費

則官其經始以癸酉三月之丁未其成以五月之辛
卯雖華不越制而雄爽靚深可以稱連率之居而洗
海瀕之陋公歛惠浚歲百發具舉公久於庭戶之上
而人樂其生於田野之間街談巷語惟恐公一日捨
之而去也今將西咲帝城駸駸顯列彰施緼畜兼善
宇內後人思公而不可見來仰斯堂曰此方公之甘
棠也皆當肅然汛掃必首尚何翦拜之有

如齋記

吾友桐廬方稚川端士也造其室左琴右書坐胡床
揮麈尾香鼎茶甌相對所談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文

章高下而已終日達夜無祿利一語其於人非必輔
君如臯伊傳道如顏孟字民如黃韓行師如穰苴太
公然後為至有一善則稱不容口於文非必欲鼓吹
五經黼黻河漢而為工隻字之妍無不擊節故持甚
高之論執春秋責備之法者聞稚川之言有慚德嘗
曰吾少也性褊且急凡應接指呼之際小不慝意則
怫然于中如有物蒂芥不能茹也久之益不自樂因
泮然悟曰天下事孰能盡如人意耶而吾一日間十
不悅者八九為吾之方寸何約結如是遂法佩韋之
戒名所居曰恕仰觀俯思期于允蹈始時勉強矯揉
徐而安行之以厚省躬以約待人詆媿相忤各以理
遣昔者之愠今者之和為方寸者迺泰然以適有與
吾道同志合者又推是而告語之子不可以無說予
曰斯理明甚多辭則贅夫拔逐蠅之劍不如受污羹
之衣覽擲標之鏡不如善遇溺灰之吏察淵中之魚
不如耗雀鼠之不問所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聖
人豈欺我哉

癡拙堂記

上系統二十有五年悼諾仕者以了官事為癡履忠
信為拙策士以問越明年恩平守清江傅公酌斯旨

以目其堂屬予為記予嘗恨以子墨薄技由捷徑躡
取一第不得奉大對幸公之請一吐之蓋作車欲其
行陸剗舟欲其濟川否則新之可也梓人不知繩墨
胞人不閑刀匕酒人不辨麴蘖則易之可也建官賦
職豈使飮嬪息而謀田宅耶自典午世衰抱甕捉麈
煽浮虛之談以偃蹇為高猖狂為達始有疑兒了官
事之語夫亘地之廣民編之夥使能者袖手不才者
具真以饗祿事桀如絲矣十室必有忠信乃詆以為
拙則挾私飾詐之風競起散醇以澆奪慝以偽欲望
艾安猶跛躄而陟嵩岱也昔夫子嘗為委吏矣嘗為

乘由矣亦必當其會計遂其牛羊不聞其有疑之說
又曰言不忠信不可以行于州里不聞其有拙之說
仕而不師夫子名教之罪人也公當中興之初操漢
節使不測之虜固已行其忠信不負乎官事矣今攝
麾海濱能不鄙夷其遠既自警又以激居位之士則
仰公之堂怠者勉於力囂者返於朴以副吾君憂治
之意此春秋之法宜可褒也

爽堂記

真陽五嶠之醜地也郡城不百所步財足周守居曾
巨室垣墉之不若其民茨竹為屋人豕雜揉四壁不

縵一室張燈則光泱比宇紹興癸酉於是家君謫七年矣其再至亦四換卉衣初寓法林寺溼奧庠窄出門茅不見人四旁皆狐虺所穴懼然惟盜之患今春始以四十萬得馮氏故廬倚山作趾繁木護其後家君枕疾既久足未良行居之即心開目明疾亦少間其絮劑之際理策躋巘則放然有丘壑之趣失其身之在瘴霧中也西北有小堂印首舉踵覩天渙之來御親輿以返遂謂之企歸作亭于南倚牕寄意故以南寄標其顏其左有二離支高羸四尋茂葉童童如蓋南荒多暑休其下赫曦不能邇西山橫前煙除雨歇則遙岫空壁或立或奔恠竒綿延呈銜天巧於是立屋四楹曰爽堂有鞠數本直籬之東誦悠然見山之句遐景若人輕去印組如脫屣則韉鎖安能院我治小軒以思陶為名登梁之日有文曰九夷欲居况在王略一日必葺少安老親非虛語也

慶善橋記

中番城有湖曰澹浦大堤橫絕屬市西輔小堤湖判而三唐為放生池自刺史顏魯公始我宋景祐中文正范公名堤之橋曰慶善而屋之後百有七年尚書郎丹陽洪公渴使者節考故迹請于朝而俞居亡何

橋與堤埽圯屋腐且匱又八年公佩州魚旣合左右
契益嚴魚盜之禁植以夫容羽蔭動物會浮圖氏法
照勸民財治堤照死惠才德蒲繼之公縱吏以迄其
成磬甃堅剛如履周道而橋而亭檐楹華好行人排
肩知泳游樂沉竿續蔓交臂更心恩鯁盈初騰舞後
先挈三牽兩今昨禍去明珠雙來絕意望報湖上有
大蘭若即晉王史君恢故廬舊祠其中公始等諸命
祀凡禱塞必詣焉昔者渠以鄭名城以光祿名里以
高陽名亭以孟名皆因事有紀斯橋受名於百有七
年之前而公之字已兆豈橋之葺延待公而顯耶公
於書無所不讀讀必立訓傳資以飾吏事并苞四
科洵臨吾州歲蒲借一液枯耘弊謠匝于下今將更
治廣漢布飄而西留不可再於是州民洪某持輿入
之情伐石筆事使具瞻扁榜召棠之思不替作詩曰
湖紋縷縷相忘圉圉人見魚樂茲橋之下車徒憧憧
戾止融融魚見人樂茲橋之中人不魚貪魚無人驚
我公之政清淨艾寧幘幘芙蓉衣被菱藻彼河伯氏
族衍以老擊水滂雲往從神龍變化甘霖長為年豐
公多受祉鮓背鯢齒匪柱匪梁乳甘斯棠

萬卷堂記

同郡張伯壽學邃而根談壘彌堅權古訂今聽者舌
本爲強下至黃車稗官叢瑣之說衮衮不窮暇日踵
其門升其堂則緹帙縹囊鱗貫櫛比左右環列而以
万卷名之伯壽僂佯其間如枵腹者之須哺倦游者
之企歸執執者之思濯清風弗造次忘乎心故粹於
論議豔於詞章其理宜也夫六藝出秦埃至今千三
百餘歲鉅儒翼其道鴻筆鳴其文螭坳所紀金鑰所
書嵐齋松牕之所饗前方殺青日紛月物好事者汲
汲而求之終其身不能以盡致世之昧者侈金珠裘
仔伯以爲是潤屋肥家之策聞韋籛語則曰若此其

踈闊也間有垂籤駢架雅雅未觸以市夸名釣虛譽
亦百無一二伯壽簡心端思它無嗜玩旁裒博訪惟
恐奧篇異牘之不我有手抄日校黃墨謹嚴漱其華
而味其腴曠其要而騁其妍俗客鼎來未始塵滓斯
堂也或曰張君兀兀茲夕進未能取一第以施其志
退無負郭之疇可以躬其耕書多奚爲吾應之曰志
於燕者不返旆於晉郊志於蜀者不弭楫於楚澤志
於道者豈以世勞自榮爲之言耶伯壽之心子何知
伯壽名欲紹其乙丑鄱陽洪其記



